

續高僧傳卷第八

唐 釋 道 宣

佐十 撰

義解篇四

正紀十四人
附見二人

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傳一

佐十

鄴中釋曇遵傳二

鄴下總持寺釋惠順傳三

鄴西寶山寺釋道憑傳四

并州傳統釋靈詢傳五

大統合水寺釋法上傳六

法

鄴下定國寺釋道慎傳七

周蒲州仁壽寺釋僧妙傳八

長安崇華寺釋慧善傳九

潼州光興寺釋寶彖傳十

齊沼州沙門釋曇衍傳十一

陳楊都莊嚴寺釋惠榮傳十二

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傳十三

京師淨影寺釋惠遠傳十四

僧

釋僧範姓李氏平鄉人也幼遊學羣書年二

十三備通疏略至於七曜九章天文筮術諸

無再悟徒侶萬千抵掌解頤誇矜折角時人語曰相州李洪範解徹深義鄴下張賓生領悟無遺斯言誠有旨矣兼以年華色美都無伉儷之心思附法門燒指而修供養年二十九棲遲下邑聞講涅槃輒試一聽開悟神府理思兼通乃知佛經之祕極也遂投鄴城僧始而出家焉初學涅槃經頗盡其致又棲心林慮靜其浮情復向洛下從獻公聽法華華嚴宗匠前修是非衢術後從轍光師而受道焉耽味虛宗歲紀遷貿既窮筌相學志無新

乃出遊開化利安齊魏每法筵一舉聽衆千餘連旋趾鄴都可謂當時明匠遂使崔觀注易誥之取長宗景造歷求而捨短大儒徐遵明李寶頂等一見信於言前授以菩薩戒法五衆歸之如市講華嚴十地地持維摩勝鬘各有疏記復變疏引經製成爲論故涅槃大品等並稱論焉地持十部獨名述也然屬詞繁壯不偶世情亦是一家之作故可觀採而言行相輔祥徵屢降嘗有膠州刺史杜弼於鄴顯義寺請範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鴈

佐十

二

飛下從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爾乃翔逝又於此寺夏講雀來在坐西南伏聽終於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一鳥飛來入聽訖講便去斯諸祥感衆矣自非道洽冥符何能與此嘗講華嚴輒有一僧加毀云是乃伽斗竟何所解當夜有神加打死而復蘇其見聞者皆深敬異嘗宿他寺意欲聞戒有僧昇座將欲豎義乃曰豎論法相深會聖言何勞布薩僧常聞耳忽見一神形高丈餘貌甚雄峻來到座前問豎

義者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薩日神即以手搭之曳于座下委頓垂死次問上座搭曳同前由是自勵至終僧事私緣竟無說欲乃至疾重輿而就僧將終之日延像入房下牀跪地惟悔宿觸而已時當正午遺誠而卒於鄴東大覺寺時春秋八十即天保六年三月二日佐十也初範背儒入釋崇信日增寂想空門不緣世務口無流略之語身絕非法之遊隨得財賄即施門人衣食有無未曾宣述安忍善惡喜怒不形洗穢奉禁終始如一而留意華嚴

爲來報之業夜禮千佛爲一世常資末歲年
事旣隆身力不濟猶依六時叩頭枕上自有
英悟之量罕能繼者而感通靈異則事全難
准云

釋曇遵姓程氏河北人少厭世網投法光出
家而容色盛美堂堂然也恐染戒淨還返俗
焉資學旣明允當時寄有魏擢爲貧外郎二
十有三情背朝官復請光公以爲師保光以
舊事捨而不度遵跪啓曰今沒命皈依遠崇
至道如不允副必從邪見壞及三寶光審其

情至即度而授戒因從稟學功踰一紀大乘
頓教法界心源並披析義理挺超時匠手無
異筆而變他成已故談述有續而章疏闕焉
初出化行洛下流衍齊楚晉魏乃至燕趙通
傳道務攝治相襲丞相淮陰王肱深器之德
勳貴重傾心奉禮年餘七十舉爲國都尋轉
爲統後少覺有疾便坐誦維摩勝鬘卷了命
終卒於鄴下時年八十有五承化門人罕繼
其後初遵賦志清高無爲立性褻帷開戶標
樹方遠形無妄涉口不俗談動靜自嚴不假

方便而敬愛宗師罕階偉緒光師終日導在齊州初聞哀問不覺從牀而墜口中流血其誠孝動人如此之類也多遊念慧有得機緣溫講而終業矣

釋惠順姓崔齊人侍中崔光之弟也少愛儒

佐下

宗統知雅趣長猷塵網爲居士焉初聽涅槃略無遺義因講而睡聞有言曰此解乃明猶未爲極心遂遲疑伺決其病承都下有光律師者廣涉大乘文無不曉因往洛陽時年二十有五即投光而出家焉寓於門下纂修地

旨倦無終食歲紀相尋證教兩途銳鏡於心內三持三聚影現於神外博見融冶陶然有餘講十地地持華嚴維摩並立疏記年將知命欲以大法弘利本鄉即傳歸戒情無不愜隨有講會衆必千餘精誠之響廣流東夏故齊趙瀛冀有奉信者咸慕其風焉僕射相老徵欽尚厥德奏爲國都年七十有二終於鄴下之總持寺當終之日身心清卓專念平等而爲心印然順族胄菁華言誠世範惠解騰譽事義沉深而志存順法不局一方衣略鮮

華食無兼味受施尋散情關愛憎形寄任緣未依夏臘進止在益不顧已損言行適時不與物諍故傳者具舒不敢遺其事行矣

釋道憑姓韓平恩人十二出家投貴鄉邵寺初誦維摩經自惟歷覽日計四千四百言一

佐十

五

聞無忘乃通數部後學涅槃略觀遠節復尋成實初得半文便豎大義聰明之譽無羨昔人致使遐邇聞風咸思頂謁七夏欲講涅槃惟曰文一釋異情理難資恐兼虛課謗法誠重八夏既登遂行禪境漳滏伊洛徧討嘉猷

後於少林寺攝心夏坐問道之僧披榛而至聞光師弘揚戒本因往聽之涉悟大乘深副情願經停十載聲聞漸高乃辭光通法弘化趙魏傳燈之美罕有斯焉講地論涅槃華嚴四分皆覽卷便講目不尋文章疏本無手不舉筆而開塞任情吐納清爽洞會詮旨有若證焉故京師語曰憑師法相上公文句一代希寶斯言信矣時人以其口辨方於身子也以齊天保十年三月七日卒於鄴城西南寶山寺春秋七十有二將終之前大鍾兩口小

觸而破康存之日願生安養故使臨終光尋
滿室憑獨見之異香充庭大衆皆美初憑之
處道弘護居心經律遞講福智雙習骨族血
親往來頓絕勢貴豪家全無遊止而乞食自
資少所恒習袒肩洗淨老而彌固脰臂無服
生死齊焉兼以心緣口授杜於文相者古今
絕矣

釋靈詢姓傅氏漁陽人也少年入道學成實
論并涅槃經窮其幽府又於論中刪要兩卷
汪而釋之盛行於世後弃小道崇仰光公曉

夕研尋十有餘載纖旨祕教備知通塞雖博
知羣籍而擅出維摩兼有疏記至遷京漳鄴
遊歷燕趙化霑四衆邪正分焉而書畫有功
頗愛篇什文筆之華時所推舉美容貌善風
儀詞辯雅淨聽者無撓初爲國都魏末爲并
州僧統齊初卒於晉陽時年六十九矣
釋法上姓劉氏朝歌人也五歲入學七日通
章六歲隨叔寺中觀戲情無鼓儻但禮佛讀
經而聲氣爽拔衆人奔逸傾渴觀聽年登八
歲略覽經誥博盡其理九歲得涅槃經披而

誦之即生獸世至于十二投禪師道樂而出
家焉因遊相土尋還汲鄉又往東都棲皇務
道神氣高爽照曉詞論所在推之咸謂聖沙
彌也後潛林慮上胡山寺誦維摩法華纔浹
二旬兩部俱度因誦求解還入洛陽博洞清
玄名聞伊洛年暨學歲創講法華酬抗疑難
無不歎伏善機問好徵覈決通非據昌言勝
負而形色非美故時人諺曰黑沙彌若來高
座逢災也後值時儉衣食俱乏專意涅槃無
心饑凍故一粒之米加之以菜一衣爲服兼

之以草練形將盡而精神日進乃投光師而
受具焉性戒夙成不勞師導勤勤諦理無失
寸陰忽聞父病尋往覲之既至即殂一宿同
止明旦起洛度母及姊將入鄴都時屬大荒
投寄無措聽法心猛委而南旋夏聽少林秋
還漳岸母子相見不覺潸然旣慧業有聞衆
皆陳請乃講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部輪次
相續並著文疏又偏洞算數明了機調綱紀
法化難繼其塵故時人語曰京師極望道場
法上斯言允矣年階四十遊化懷衛爲魏大

將軍高澄奏入在鄴微言一鼓衆侶雲屯但上戒山峻峙慧海澄深德可軌人威能肅物故魏齊二代歷爲統師昭玄一曹純掌僧錄令史貲置五十許人所部僧尼二百餘萬而上綱領將四十年道俗歡愉朝廷胥悅所以四萬餘寺咸稟其風崇護之基罕有繼彩旣道光遐燭乃下詔爲戒師文宣帝布髮於地令上踐焉天保二年又下詔曰仰惟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馮諸鷲鳥傷生之類宜放于山林卽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始

寶塔廢鴈師曹爲報德寺斯卽辟蕩邪霧載清佛海當時昌盛自古推焉上總擔荷並得緝諧內外闡揚皂白咸允非斯柱石孰此棟梁哉且而景行旣宣逸響遐被致有高句麗國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懷正法崇重大乘欲播此釋風被于海曲然莫測法教始末緣由西徂東壤年三十帝代故具錄事條遣僧向鄴啓所未聞事叙略云釋迦文佛入涅槃來至今幾年又於天竺幾年方到漢地初到何帝年號是何又齊陳佛法誰先傳告從爾至

今歷幾年帝遠請具注并問十地智論等人
法所傳上答略云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
甲寅歲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
四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便即
西入而竟不還以此爲驗四十九年在世滅
度已來至今齊代武平七年丙申凡經一千
四百六十五年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經法初
來魏晉相傳至今流布上廣答緣緒文極指
訂今略舉梗概以示所傳末勅住相州定國
寺而容德顯著感供繁多所得施利造一山

寺本名合水即鄴之西山今所謂修定寺是
也山之極頂造彌勒堂衆事莊嚴備殫華麗
四事供養百五十僧及齊破法湮不及山寺
上私隱俗服習業如常願若終後覲慈尊
如有殘年願見隆法更一頂禮慈氏如來而
業行精專幽明感遂屬隋運將動佛日潛離
深果宿心喜遍心府形羸微篤設舉坐之袈
裟覆頭弟子扛舉往昇山寺合掌三禮右遶
三周便還山舍誦維摩勝鬘卷訖而卒於合
水故房春秋八十有六即周大象二年七月

十八日也上形量過人峇然衆表百千衆中
孤超頸現衣服率素納補爲宗五條祇支由
來以布法衣親鉢以外更無餘財生不履乘
步以畢命門人成匠任情所學不私已業遍
用訓人言常含笑罪不加杖自上未任已前
佐十儀服通混一知綱統制樣別行使夫道俗兩
九異上有功焉制寺立淨亦始於此故釋門東
敬能扇清風莫與先矣初天保之中國置十
統有司聞奏事須甄異文宣乃手注狀云上
法師可爲大統餘爲通統故帝之特遇事之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如佛凡所吐言無不承用又遵重戒禁願常
宣說盡報行之每至布薩晨旦致厚供設禮
請僧及年高聲變恐煩於衆歲暮之夕猶遵
此法其奉信也如此撰增一數法四十卷並
略諸經論所有名教始從一法十百千萬有
若數林實傳持之要術也又著佛性論二卷
大乘義章六卷文理沖洽詳略有聞又撰衆
經錄一卷包舉品類耳並行於世有弟子法
存者本是李老監齊天保屏除歸于釋種明
解時事分略有據上乃擢爲合水寺都維那

第一四八冊

富有齊之盛每年三駕皆往山寺有所覲禮
六軍既至供出僧厨存隨事指擣前後給濟
三官並足後終於隋初靈裕法師資學有承
具之本傳

釋道慎姓史高陽人十四出家誦聽依業受
具已後入洛從光師學於地論後稟上統而
志涅槃性度虛簡風量陶然網網門徒維攝
大法而爲已任每叅說戒跪聽訖文講悟昏
情詞無繁長智者恐其言少愚者慮其不多
五衆愛重故宣帝請爲國都綏撫遺法得無

虧緒禪匠僧達論士法靈皆伏其辯對至於
滔滔風流大觀時俗則慎過之遠矣末乘車
送帝迴返本寺兩轅併折不日而終於鄴城
定國寺春秋六十有五

釋僧妙一名道妙本住冀州後居河東蒲坂

佐十

禁行精苦聰慧夙成遍覽群籍尤通講論而
稟性謙退喜愠不干其抱故每講下座必合
掌懺悔云佛意難知豈凡夫所測今所說者
傳受先師未敢專輒乞大衆於斯法義若是
若非布施歡喜時以解冠前彥行隆端達觀

其虛已皆服其德義衆益從之後住本鄉常
念寺即仁壽寺也聚徒集業以弘法樹功擊
響周齊甚高名望周太祖特加尊敬大統年
時西域獻佛舍利太祖以妙弘贊著續遂送
令供養因奉以頂戴曉夜旋仰經于一年忽
於中宵放光滿室螺旋出窻漸延于外須臾
光照四遠騰扇其焰照屬天地當有見者謂
寺家失火競來救之及覩神光乃從金瓶而
出皆歎未曾有也妙仰瞻靈相涕泗交橫乃
燒香跪而啓曰法界衆生已覩聖迹伏願

祕靈景反寂歸空於是光還螺旋卷入瓶內
爾夜州治士女燒香讚歎之聲聞于數十餘
里寺有一僧睡居房內衆共喚之惛惛不覺
竟不見光相未幾便遇癘疾咸言宿業所致
遂有感見之差自妙之云亡光不復現其本
佐十
佛骨今仍在焉昔齊武平末鄴古城中白馬
寺此是石趙時浮圖澄所造本爲木塔年增
朽壞勅遣修之掘得舍利三粒一赤一白一
青寶瓶盛之京邑貴賤共看心至者颺然涌
上不信戲慢者倒傾亦不出時俗迴邪者衆

齊王舅廣武王胡長邕曾染佛宗勅令還俗雖居貴望不捨具戒置舍利於水鉢請乞行道即見三枚相逐上水旋器右行七遍既滿一時沉下邕與子弟更加深信而妙講解涅槃以爲恒業叙略綱致久學者深會其源分部文句皆臨機約截遍遍皆異所以學侶罕成而爲英傑者所美化行河表重敬莫高延及之鄉酒肉皆絕現生葱韭以土掩覆並非由教令而下民自徙其惡矣有學士曇延承著宗本更廣其致具見別傳

釋慧善幼出家善法勝毗曇住楊都棲玄寺微擊論道四座驚神會有梁末序逃難江陵承聖季年因侍秦壤住長安崇華寺義學之美爲周家宰見知別修供養敷導終老以天和年卒于長安時年六十善以智度論每引小乘相證成義故依文次第散釋精理譬諸星月助朗太陽猶如衆花繽紛而散故著斯文名爲散花論也其序略云著述之體貴言約而理豐余頗悉諸作而今覩縷者正由斯轍罕人諳練是以觸義殷勤逢文指掌有詳

覽者想鑒茲焉文多不盡

釋寶彖姓趙氏本安漢人後居綿州昌隆之
蘇溪焉天性仁讓慧心俊朗嬰孩有異二親
欲試其度以諸綵帛花果弓矢書疏羅置其
前彖便撥除餅果上取書疏眾共歎異咸知
必有成濟也及年七歲有緣至巴西郡太守
楊眺問云承兒大讀書因何名爲老子彖曰
始生頭白故也眺密異之十六事梁平西王
初爲道士童子未學佛法平西識其機鑒使
知營功德事因見佛經欣其文名重其義旨

就檢讀誦迷悟轉分恒求佛法用祛昏漠年
二十有四方得出家即受具戒先聽律典首
尾數年略通持犯迴聽成實傳授忘倦不悵
私記須便輒給研心所指科科別致末又聽
韶法師講偏窮旨趣武陵王門師大集摩訶
堂令講請觀音初未綴心本無文疏始役情
思抽帖句理詞義洞合聽者盈席私記其言
因成疏本廣行於世後還涪川開化道俗外
典佛經相續訓導引邪歸正十室而九又鈔
集醫方療諸疾苦或報以金帛者一無所受

便有銜義懷德者捨俗出家或緣障未諧者
盡形八戒豕雖道張井絡風播岷我而志意
頽然唯在通於正法誠心標樹不競人物見
大集一經未弘蜀境欲爲之疏記使後學有
歸乃付著經律就山修績而衆復尋之致有
煩擾再稔方就一無留難初至虛空藏品於
義不達閉目思之不覺身上空中離床三四
尺許欬然大悟竟文慧發寫不供宣據此爲
言志力難擬矣時益州武擔寺僧寶願最初
請講大衆雲集聞所未聞莫不歎悅又屬僧

崖菩薩出世爲造經本因爾傳持至今不絕
故寶坊一學曲被劍南後制涅槃法華等疏
皆省繁易解聽無遺悶州境皂素生難遭想
每言吾命不長唯當自勵身心節約衣食望
引殘運耳故麤弊接報弘誘爲心護生安衆
以爲恒務忽感風疾不言久之命將欲絕私
心發誓願諸佛護念得分付諸物作是念已
欬然能語顧命子弟誨示禍福吾即當去催
作遺疏分處衣資陪奉三寶下筆署訖還不
能言侍人通以漿飲閉口拒之疾甚爲喚佛

名便合掌在額奄然而卒於潼州光興寺今
所謂綿州大振響寺也春秋五十即周之保
定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矣初未終之前本
所住山於五月內無故自崩塵霧闔天舉衆
驚駭莫測其怪至于八月中山北村人並見
尊像從山寺來乘空北逝幡花列前僧衆從
後往問寺中都無知者當爾之時彖正赴光
興寺講因以白之彖曰此我之微相不預他
也及終於此寺果如所圖云
釋曇衍姓夏侯氏南兖州人初生之時牙齒

具焉世俗異之七歲從學聰敏絕倫十五擢
爲州都公事有隙便聽釋講十八舉秀才貢
上鄴都過聽光公法席即稟歸戒棄捨俗務
專功佛理學流三載績鄰前達年二十三投
光出家即爲受戒聽涉無暇乃捐食息然於
藏旨有疑佐十通諮碩學並辭罔逮遂開拓寰宇
置立規猷顧諸徒曰吾從師積年心悟未決
賴因遊意累思豁然有據其猶低目面牆則
冥無所解延頸出戶則遠近斯見由是講事
無廢晷贊玄理聲辯雄亮言會時機自齊鄭

燕趙皆履神化雖遭緣阻安苦無倦常隨義學千僧有餘出家居士近於五百並恢廓道志戒禁居心趙郡王高叡上洛王高元海膠州刺史杜弼並齊朝懿戚重臣留情敬奉僕射祖孝徵奏爲國都緝諧道政不墜玄綱而披散詞理言尚寡要故經文繁富者則指摘一句用攝廣文時人貴其通融鎔裁而簡衷矣嘗於暇日私恨曰昔在俗流尋不見遂令世人無知汗我淨戒若不爾者應有所待以開皇元年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無常至矣

便誦念彌勒佛聲氣俱盡於時正中傍僧同觀顏色怡悅時年七十有九卒於洛州盧氏宅自衍之生也殊相感人而立操貞直心用叡約情及濟世故積散所拯貧病爲初法利所被如行先授但見經像必奉禮迎送道過貧陋必悲憐垂泣其謹質深信爲若此也十五恒樂聽戒生來兩闕維摩勝鬘日緣一遍辛腥臭物曾不臨矚下氣逼流身出戶外以清淨僧房不爲熏勃故也未終之前有夢見朱衣螺髮須垂於背二童侍之昇空而西北

高遊尋爾便終時共以爲天道者矣

釋慧榮姓顧氏會稽山陰人也梁高大通年
辭親出聽時建初彭城盛弘成實素未陳略
即盡清辯一衆同嗟便開令望而稟性虛廓
不指世務唯以法事餘全無叙鄉邑二親哀
其弱喪數因行李寄以書信榮得而焚之顧
諸友曰余豈不懷乎寢余業也書中但二字
耳復何開乎人問是何答吉凶也如此積功
三十餘載不號義龍誓無返迹自是專業勇
鎗聲稱彌遠即而講悟學者歸之年至五十

門人亦爾乃大弘法席廣延縑素時梁儲在
座素不識之令問講者何名乃抗聲曰禹穴
慧榮江東獨步太子不識何謂儲君一座掩
耳以爲慚悖之太甚也榮從容如舊傍若無
人後與諸徒還歸故邑其母尚在餘並物故
乃喟然歎曰十五辭隣故五十還故隣少年
不識我長老無一人本邑道俗欲光其價而
忌其言今也大集諸衆令其豎義榮曰余學
廣矣輒豎恐致餘詞任衆舉其義門然後標
據衆以其博達矜尚乃令豎八十種好謂必

不能誦持榮曰舉衆無人也斯乃文繁義可知耳即部分上下以法繩持須臾牒數列名出體僉雖難激蓋無成濟晚又出都相仍講授至德末年卒于楊都

釋曇延俗緣王氏蒲州桑泉人也世家豪族

佐十

十六

官歷齊周而性協書籍鄉邦稱叙年十六因遊寺聽妙法師講涅槃深悟其旨遂捨俗服膺幽討深致出言清越厲然不羣時在弱冠便就講說詞辯優贍弘裕方雅每云佛性妙理爲涅槃宗極足爲心神之遊翫也延形長

九尺五寸手垂過膝目光外發長可尺餘容止肅邕慈誘汎博可謂堂堂然也視前直進顧必轉身風骨陶融時共傳德及進具後器度日新機鑒俊拔遐邇矚目雖大觀興典而恐理在膚寸乃更聽華嚴大論十地地持佛性寶性等諸部皆超略前導統津准的自願影而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南部太行山百梯寺即所謂中朝山是也時山中有薛居士者學總玄儒多所該覽聞延少年知道風悟

超倫遂從而謁焉言謔相高未之揖謝薛乃戲題四字謂方圓動靜命延體之延應聲曰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槃室薛驚異絕歎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即斯人也爾後恒來尋造質疑請義延幽居靜志欲著涅槃大疏恐有滯凡情每祈誠寤寐夜夢有人被於白服乘於白馬駿尾拂地而談授經旨延手執馬駿與之清論覺後惟曰此必馬鳴大士授我義端執駿知其宗旨語事則可知矣便述疏說偈曰歸命如來

法十

十七

藏不可思議法等續撰既訖猶恐不合正理遂持經及疏陳於州治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銓釋已了具如別卷若幽致微達願示明靈如無所感誓不傳授言訖涅槃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稱慶塔中舍利又放神光三日三夜輝耀不絕上屬天漢下照山河合境望光皆來謁拜其光明所照與妙法師大同則師資通感也乃表以聞帝大悅勅延就講既感徵瑞便長弘演所著文疏詳之于世時諸英達僉議

用比遠公所製遠乃文句愜當世實罕加而
標舉宏綱通鏡長驚則延過之久矣周太祖
素揖道聲尤相欽敬躬事講主親聽清言遠
近馳華觀採如市而所獲供事曾不預懷性
好恬虛罔忤時政太祖以百梯太遠諮省路
艱遂於中朝西嶺形勝之所爲之立寺名曰
雲居國俸給之通於聽衆有陳躬使周弘正
者博考經籍辯逸懸河遊說三國抗叙無礙
以周建德中年衡命入秦帝訝其機捷舉朝
惡彩勅境内能言之士不限道俗乃搜採嚴

允遁逸高世者可與弘正對論不得墜于國
風時蒲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夙承令範乃
表上曰曇延法師器識弘偉風神爽拔年雖
未立而英辯難繼者也帝乃總集賢能期日
釋奠帝躬御法筵朝宰畢至時周國僧望二
人輪次登座發言將訖尋被正難徵據重疊
救解莫通帝及羣僚一朝失色延座居末第
未忍斯慙便不次而起帝曰位未至何事輒
起延曰若是他方大士可藉大德相臨今乃
遠國微臣小僧足堪支敵延徑昇高座帝又

曰何爲不禮三寶答曰自力兼擬未假聖賢
加助帝大悅正遂搆責陳難延乃引義開關
而正頗挾機調用前殿後延乘勢挫拉事等
摧枯因即頂拜伏膺慨知歸之晚自陳云弟
子三國履歷訪可師之師不言今日乃遇於
此矣即請奉而受戒晝夜諮問求用宗之及
返陳之時延所著義門并其儀貌並錄以歸
國每夕北禮以爲曇延菩薩焉初正辭延日
預搆風雲山海詩四十首並抽拔奇思用上
於延以留後別及一經目竟不重尋命筆和

之題如宿誦酬同本韻意寔弘通正大服焉
更無陳對乃跪而啓曰願示一言緘諸胷臆
延曰爲賓設席賓不坐離人極遠熱如火規
矩之用皮中裏正曰斯則常存意矣帝以延
悟發天真五衆法則便授爲國統使夫周壤
導達延又有功至武帝將廢二教極諫不從
便隱於太行山屏迹人世後帝召延出輔中
使屢達而確乎履操更深巖處累徵不獲逮
天元遘疾追悔昔僣開立尊像且度百二十
人爲菩薩僧延預在上班仍恨猶同俗相還

藏林藪隋文創業未展度僧延初聞改政即
事剃落法服執錫來至王庭面申弘理未及
勅慰便先陳曰敬聞皇帝四海爲務無乃勞
神帝曰弟子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延曰貧道
昔聞堯世今日始逢云云帝奉聞雅度欣泰
本懷共論開法之模孚化之本延以寺宇未
廣教法方隆奏請度僧以應千二百五十比
丘五百童子之數勅遂總度一千餘人以副
延請此皇隋釋化之開業也爾後遂多凡前
後別請度者應有四千餘僧周廢伽藍並請

興復三寶再弘功兼初運者又延之力矣後
都龍首有勅於廣恩坊給地立延法師衆開
皇四年下勅改延衆可爲延興寺面對通衢
京城之東西二門亦可取延名以爲延興延
平也然其名爲世重道爲帝師而欽承若此
終古罕類昔中天佛履之門遂曰瞿曇之號
今國城奉延所諱亞是其倫又改本住雲居
以爲棲巖寺勅太樂令齊樹提造中朝山佛
曲見傳供養延安其寺宇結衆成業勅資蠟
燭未及將爇而自然發焰延奇之以事聞帝

因改住寺可爲光明也延曰弘化須廣未可
自專以額重奏別立一所帝然之今光明寺
是也其幽顯呈祥例率如此至六年亢旱朝
野荒然勅請二百僧於正殿祈雨累日無應
帝曰天不降雨有何所由延白事由一二帝
佐十
退與僚宰議之不達意故勅京兆太守蘇威
二十
問延一二所由答曰陛下萬機之主羣臣毗
贊之官並違治術俱愆玄化故雨而不雨事
由一二耳帝遂躬事祈雨請延於大殿登御
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地北

面而受八戒戒授纓訖日正中時天有片雲
須臾遍布便降甘雨遠近咸足帝悅之賜綰
三百段而延虛懷物我不滯客主爲心凡有
貨財散給悲敬故四遠飄寓投造徧多一時
糧粒將盡寺主道睦告云僧料可支兩食意
欲散衆延曰當使都盡方散耳明旦文帝果
送米二十車大衆由是安堵或者謂延有先
見之明故停衆待供未幾帝又遺米五百石
于時年屬饑荐賴此僧侶無改帝旣稟爲師
父之重又勅密戚懿親咸受歸戒至於食息

之際帝躬奉飲食手御衣裳用教弟子之儀
加敬情不能已其爲時君禮重又此類也勅
又拜爲平等沙門有犯刑網者皆對之泣淚
令彼折伏從此或投迹山林不敢容世者以
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終於所住春秋七十
有三矣臨終遺啓文帝曰延逢法王御世偏
荷深恩往緣業淺早相乖背仰願至尊護持
三寶始終莫二但末世凡僧雖不如法簡善
度之自招勝福帝聞之哀慟勅王公已下並
往臨弔并罷朝三日贈物五百段設千僧齋

初延康日告門人曰吾亡後以我此身且施
禽獸餘骸依法焚揚無留殘骨以累看守弟
子沙門童真洪義通幽覺朗道遜玄琬法常
等一代名流并文武職僚如滕王等例咸被
髮徒跣而從喪至于林所登又下勅於終南
焚地設三千僧齋齋訖焚之天色清朗無雲
而降細雨若闍毗如來之狀也大衆驚駭嗟
歎得未曾有隋文學呂叔挺美其哀榮碑其
景行文如別集然延恒以西方爲正任語默
之際注想不移侍人觀之若在深定屬大漸

之始寺側有任金寶者父子信向云見空中
幡蓋列於極前兩行而引從延興寺南達于
山西斯亦幽冥叶贊諒非徒擬自延之莅道
勢總權衡而卑牧自居克念成治解冠羣術
行動物情故爲七衆心師豈止束形加敬及
聞薨皆無不涕零各修銘誄讚揚盛業時內
史薛道衡白弔云延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
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寓可仰而不
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
照不疲譬彼洪鍾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

落紐棲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
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
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再
興卓爾緇衣鬱爲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
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追
蹤澄什超邁安遠不意法柱忽傾仁舟遽沒
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等杖錫挈
瓶夙承訓導昇堂入室具體幽微在三之情
理百恒動往矣奈何其爲時賢珍敬如此所
著涅槃義疏十五卷寶性勝鬘仁王等疏各

佐十

廿二

有差其門人弟子紹緒厥風具如別傳

釋慧遠姓李氏燉煌人後居上黨之高都焉
天縱殊朗儀止冲和局度通簡崇履高邈幼
喪其父與叔同居偏蒙提誘示以仁孝年止
三歲心樂出家每見沙門愛重崇敬七歲在
學功逾常百神志峻爽見稱明智十三辭叔
往澤州東山古賢谷寺時有華陰沙門僧思
禪師見而度之思練行高世衆所宗仰語遠
云汝有出家之相善自愛之初令誦經隨事
訓誨六時之勤未勞呼策登爲盧暴不安攜

以南詣懷州北山丹谷每以經中大義問師
皆是玄隱深知長有成器也年十六師乃令
隨閣黎湛律師往鄴大小經論普皆博涉隨
聽妙深隱特蒙賞異而偏重大乘以爲道本
年滿進具又依上統爲和上順都爲闍黎光
師十大弟子並爲證戒時以爲聲榮之極者
也便就大隱律師聽四分律流離請誨五夏
席端淘簡精麤差分軌轍滅諍捷度前後起
紛自古相傳莫曉來意遠乃剖析約斷位以
單重原鏡始終判之即離皆理會文合今行

誦之末專師上統綿貿七年迴洞至理爽拔
微奧負笈之徒相誼亘道講悟繼接不略三
餘沐道成器量非可竿乃携諸學侶返就高
都之清化寺焉衆緣歡慶歎所未聞各出金
帛爲之興會講堂寺宇一時崇敬韓魏上庶
通共榮之及承光二年春周氏剋齊便行廢
教勅前修大德並赴殿集武帝自昇高座叙
廢立義命章云朕受天命養育兆民然世弘
三教其風彌遠考定至理多皆愆化並今廢
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治術禮義忠孝於世

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無像則在太虛遙
敬表心佛經廣歎而有圖塔崇麗造之致福
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民響信傾竭珍財廣
興寺塔旣虛引費不足以留凡是經像盡皆
廢滅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勃逆之甚國法豈
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
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咸
以帝爲王力決諫不從僉各默然下勅頻催
答詔而相看失色都無答者逮顧以佛法之
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情謂理伏乃出衆答

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
三教詔云真佛無像信如誠旨但耳目生靈
賴經聞佛藉像表真若使廢之無以興敬帝
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
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衆生何故不知虛空真
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三
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爾時
諸人何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
亦無答遠又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
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

事武帝不答前難詭通後言乃云佛經外國
之法此國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
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廢而不用
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
不學又若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
祖考祖考不尊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
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爾則三教同廢將
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雖封域乃殊莫
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
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

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不答遠曰陛下向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方名為孝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佐十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武帝云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

可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大怒面有瞋相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何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規意盛更無所答乃下勅云僧等且還後當更集有司錄取論僧姓字當斯時也齊國初殄周兵雷震見遠抗詔莫不流汗咸謂粉其身骨煮以鼎鑊而遠神氣巍然辭色無撓上統

衍法師等執遠手泣而謝曰天子之威如龍火也難以犯觸汝能窮之大經所云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彼不悛革非汝咎也遠曰正理須申豈顧形命即辭諸德曰時運如此聖不能違恨不奉侍目下以爲大恨法實不滅大解之願不以憂惱遂潛于汲郡西山勤道無倦三年之間誦法華維摩等各一千遍用通遺法旣而山棲谷飲禪誦無歇理窟更深淨囊不捨大象二年天元微開佛化東西兩京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薩僧頒告前德詔令安

置遂爾長講少林大隋受禪天步廓清開皇之始蒙預落髮舊齒相趨翔于雒邑法門初闢遠近歸奔望氣成津奄同學市所以名馳帝闕皇上聞焉下勅投洛州沙門都匡任佛法遠辭不獲免即而位之而立性質直榮辱任緣不可威畏位十不可利動正氣雄逸道風齊肅愛敬調柔不容非濫至於治犯斷約不避強禦講導之所皆科道具或致資助有虧或不漉水護淨或分衛乘法或威儀失常並不預聽徒自餘惰眠失時或後及法席並依衆

式有罰無赦欲徒侶肅穆容止可觀開皇五年爲澤州刺史千金公請赴本鄉此則像法再弘桑梓重集親踈合慶何以加之七年春往定州途由上黨留連夏講遂闕東傳尋下璽書懇懇重請辭又不免便達西京于時勅召大德六人遠其一矣仍與常隨學士二百餘人創建帝室親臨御筵敷述聖化通乎家國上大悅勅住興善寺勞問豐華供事隆倍又以興善盛集法會寔繁雖有揚化終爲事約乃選天門之南大街之右東西衝要遊聽

不疲因置寺焉名爲淨影常居講說弘叙玄奧辯暢奔流吐納自深宣談曲盡於是四方投學七百餘人皆海內英華法輪前轍望京趣寺爲法道場但以堂宇未成同居空露遽篠庵舍巷分州部日夜祖習成器相尋雖復

佐十

廿七

秋七十矣。晁旒哀感爲之罷朝。帝吁嗟曰。國失二寶也。時遠與李德林同月喪。而故動帝心。自遠括髮尋師。本圖傳授。周歷兩代。化滿八方。著疏屬詞。彌綸終始。承習開悟。櫛比塵連。同範時朝。得稱方駕。初見病數日。講堂上棟脊無故自折。相顧颯然。知必不損。及大漸之日。端坐正神。相如入定。侍人不覺其卒。忽聞室有異香。咸生疑怪。屬之以續方。悟氣盡昔在清化。先養一鵝。聽講爲務。頻經寒暑。遠入關後。鵝在本寺樓宿。廊廡晝夜嗚呼。衆僧

患之。附使達京。至淨影大門。放之。徑即嗚呼。騰躍入遠房內。爾後如前。馴聽但聞法集。鍾聲不問旦夕。覆講。豎義皆入堂伏聽。僧徒梵散出戶。翔鳴若值白黑布薩。雖聞鐘召。終不入聽。時共異之。若遠常途講解。依法潛聽。中間汎及餘語。便鳴翔而出。如斯又經六載。樂聽一時。不虧後忽。哀叫庭院。不肯入堂。自爾二旬。遠便棄世。又當終之日。澤州本寺講堂衆柱及高座四脚。一時同陷。僉議以感通幽顯。兩寺勒碑。薛道衡製文。虞世基書。丁氏鏤

之時號爲三絕初遠聞聽大乘可六七載洞達深義神解更新每於鄴京法集豎難空敵由此名冠遠近異論所推旣而勤業曉夕用心太苦遂成勞疾十五日內覺觀相續不得眠睡氣上心痛狀如刀切食弱形羸殆將欲

佐十

廿八

絕憶昔林慮巡歷名山見諸禪府備蒙傳法遂學數息止心於境尅意尋繹經于半月便覺漸差少得眠息方知對治之良驗也因一夏學定甚得靜樂身心怡悅即以已證用問僧稠稠云此心住利根之境界也若善調攝

堪爲觀行遠每於講際至於定宗未嘗不讚美禪那槃桓累旬信慮求之可得也自恨均於衆務無暇調心以爲失耳七夏在鄴創講十地一舉榮問衆傾餘席自是長在講肆伏聽千餘意存弘獎隨講出疏地持疏五卷十地疏十卷華嚴疏七卷涅槃疏十卷維摩勝鬘壽觀溫室等並勒爲卷部四字成句綱目備舉文旨允當空用擬倫又撰大乘義章十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爲五聚謂教法義法凈淨雜也並陳綜義差始近終遠則佛法

綱要盡於此焉學者定宗不可不知也自遠之通法也情趣慈心至於深文隱義每丁寧頻復提撕其耳惟恨學者受之不速覽者聽之不盡一無所惜也是以自於齊朝至于關輔及畿外要荒所流章疏五十餘卷二千三百餘紙紙別九百四十五言四十年間曾無廿九痾疾傳持教道所在弘宣並皆成誦在心廿十于今未絕本住清化祖習涅槃寺衆百餘願徒者三十並大唐之稱首也而遠勇於法義慈於救生戒乘不緩偏行拯溺所得利養並供

學徒衣鉢之外片無留惜嘗製地持疏訖夢登須彌山頂四顧周望但唯海水又見佛像身色紫金在寶樹下北首而卧體有塵埃遠初則禮敬後以衣拂周遍光淨覺罷謂所撰文疏頗有順化之益故爲此徵耳又自說云初作涅槃疏訖未敢依講發願乞相夢見自手造塑七佛八菩薩像形並端峙還自續飾所畫既竟像皆次第起行末後一像彩畫將了旁有一人來從索筆代速成之覺後思曰此相有流末世之境也乃廣開敷之信如夢

矣又未終一年夢見淨影長竿自倒燈耀自滅便至歲日所使淨人小兒二人手放從良分處什物並爲功德又勅二時講前令大眾誦般若波羅蜜咒限五十遍以報四恩初不中怠又傷學衆不能課力每因講日如此正

義須臾不聞識者以爲違宿命也及覺輕賤於房外香湯洗浴即在外宿至曉入房食粥倚牀而卧問曰早晚答云今可外時乃曰吾今覺冷氣至臍去死可二三寸在可除倚牀自跏其足正身斂目不許扶持未言其卒驗

方知化香若梅檀久而尋滅後乃卧之手足柔軟身分並冷准頂上暖焉有沙門智猛者相人也伏佩法教每蒙延及故疏爲行狀擬學者所承猛談說有偏機會稱善振名東夏云

在十

卅

續高僧傳卷第八

音釋

菁 子盈切精華
淑 師姦切貌
鷩 脂利切猛鳥也
鸢 蛇悉合

聲 芳無切軍所虜獲也
繚 覲力戈切縷委曲也
駿

子紅切
驚 馳驚也過切餉式亮切
俊 且緣切改也
姑

馬鬣也
髮 此宰切髮髻也
雒 歷各切與洛同
疔 丑刃切與疹同病也